

长在田埂上的秋

□周俊杰

们不渴吗？”我拉着外婆问。外婆放下水瓢，用树枝扒开旁边的土，露出一小撮细根，这些根在干泥里缠成一团，扎得很深。“它们会攒劲，根往深里扎，花就好好开。”外婆摸了摸花瓣，“人活着也这样，遇到难事儿别慌，沉下心熬着，总能过去。”

那天傍晚，外婆摘了几枝野菊，用稻草捆着插在灶台上的陶罐里。做饭时炊烟升起来，野菊的香混着米饭香飘满屋子，清苦中带着点甜。夜里我发烧，昏昏沉沉间总闻到一股凉丝丝的香。后来才知道，外婆把野菊捣了汁，加蜂蜜给我擦额头，没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小花，还有这样的用处。去年深秋回老屋，车到村口我就往田埂跑，夕阳下，野菊还在那儿开着，比以前更密了，沿着田埂铺了一片，风一吹，花瓣轻轻动，看着特别亲切。

邻家阿婆挎着竹篮在摘野菊，看见我就笑着递过来一把：“这花好养活，晒干了泡茶能祛火，装在布袋子里放衣柜还能防虫。”我捏着带着露珠的花瓣，凑近闻了闻那股熟悉的清香，突然明白，野菊不只是秋天的花，更是田埂上的一股子劲。它们不跟春天的花抢风头，也不跟夏天的荷比鲜嫩，就等秋天万物慢慢凋零时，安安静静地开在田埂边。它们让我知道，生命的金贵不在长在多好的地方，而在能在难处

老家的枣树

□熊燕

母亲仰头看着满树枣子欢喜的模样。

院前的自留地里，杂草又冒出来了。“处暑就把白菜移，十年准有九不离。”父亲念叨着，蹲下身去拔草：“你妈在的时候，每年处暑都在这里栽白菜，从来没断过。”父亲年轻时种庄稼是把好手，现在拔起草来动作依旧很麻利。

院后的自留地原来种着棉花，现在只剩几株野生的，稀稀拉拉开着几朵白花。父亲站在地边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处暑好晴天，家家摘新棉。你妈摘棉花最快，一会儿就能摘一筐。”他指了指地边那棵老樟树：“她摘累了就在那底下歇脚，拿草帽扇风，冲我笑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望去，树荫下空荡荡的，可在父亲的眼睛里，母亲分明还坐在那里。

傍晚，邻家的婶子隔着篱笆喊：“老哥回来啦？嫂子走的这几年，你总往这跑，是又想嫂子了吧？”父亲笑笑，说：“她托梦给我，说处暑要到了，地里的草该拔了，我得回来看看。”婶子叹口气，说嫂子在的时候多好，两家常在一块儿说话，这院子就没空过。父亲点点头，望着暮色里的枣树，轻声说：“是啊，没空过。”

厚重的岁月

□罗西苓

柜顶那只旧皮箱，一直搁在那儿。棕色皮面，边角磨出了细密的毛边，锁扣的金属光泽早已被岁月浸成温润的哑光。

“咔嗒”一声，我把箱子打开。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红色证书、金色奖章、泛黄的照片，一层叠着一层，像年轮。它们安安静静地躺在箱底，却又像在无声地诉说。这些都是我爷爷的物品。

我爷爷从1981年起，多次获评省部级劳模，198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，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还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、四川省十大杰出劳模等荣誉。这箱子里装的，不单是他的一生，更是一代建设者交出的沉甸甸的答卷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爷爷刚进车间时，还是个双手粗糙的青年。那会儿他大概不会想到，往后几十年，这双手要拧动多少颗螺丝、画多少张图纸、熬过多少个通宵。他荣获的所有称号背后，没有神话，有的是别人下班后他还守在车床前的背影，是一张图纸改到十几版、纸边都磨毛了的执着，是被技术难关卡住时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倔强。他从不说大话，只信一句：“机器不会骗人，你花了多少工夫，它就给你多少回报。”

从1981年到1996年，十六年间，他完成了246项技术革新。1993年，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。从车间到人民大会堂，从成都到北京，他带去的，不只是自己的声音，更是一座工厂、一座城市、一个行业的心声。1999年10月1日，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那天天空格外蓝，空中受阅梯队呼啸而过。没人知道，那钢铁翅膀里，或许就有一颗螺丝、一个零件、一道工序，出自爷爷的手，抑或出自他的徒弟之手。每每忆及那一刻，他语气里总掩不住自豪，那是一个工人把一生交给机器、图纸和车床之后，在天空之上找到的回声。

箱子里还藏着另一些“宝贝”——一张边角卷起的全家福，一枚普普通通的钥匙扣……他把国和家，装进了同一个箱子。

每晚七点，当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准时响起，爷爷的身影便端正正出现在电视机前，雷打不动，这是他的“仪式”。年轻时在厂里看，退休了在家里看；从黑白看到彩色，从显像管看到液晶屏。画面变了，台标变了，主持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坐在电视机前的那个人，从未变过。他看的哪里是新闻？他看的是自己参与过的时代，是还在奔腾向前的国家；他听的，是国家的心跳，也是他们这辈人留在山河里的回响。

如今，他依然康健，腿脚利索，耳朵灵光，眼睛还能看清图纸上的字。他每天看新闻，偶尔点评两句。那只旧皮箱，就搁在柜顶。我们从不轻易打开，因为每一次打开，都像在读一部厚重的史书。

我的爷爷，是一位普通却伟大的中国工人。他们那一代人，把青春献给了工厂，把热血交给了国家，把背影留给了岁月。

外婆总说，秋是从田埂边第一朵野菊冒头开始的。那时我还剃着小平头，跟着她在暮色里往家走，裤脚沾着黄泥巴，鼻尖却被一缕清苦的香勾着，踮脚去够田埂上星星点点的黄。外婆的手粗糙却温暖，轻轻拍掉我发间的草屑：“莫碰，它们要留着给秋引路呢。”

记忆里的田埂从老槐树一直连到芦苇荡，一到秋天，野菊就成了田埂上最常见的花。霜降过后，它们在石缝里、枯草间慢慢开了，枝丫细细的，花瓣却很精神，黄得很干净。风一吹，它们轻轻晃动，清苦的香气就散开来，沾在路过的虫身上，也飘进回家人的鼻子里，闻着让人心里踏实。

有年秋天特别早，稻田裂着缝，狗尾草都蔫了，田埂边的土也干得发硬。我蹲在旁边看外婆浇菜，看见石缝里居然还有野菊开着，花瓣有点卷，可茎秆还是直挺挺的。“它

父亲又梦到母亲了。在他梦里，母亲站在老家院子里的枣树下，说：“枣子该摘了，掉了怪可惜的。”

自母亲过世后，父亲就经常梦见母亲，梦中的场景大多是在老家。梦中，母亲不是在厨房里择菜，就是在枣树下扫落叶，抑或指着院前的菜地说该栽白菜了。

梦醒，父亲便一趟一趟往老家跑。老家好像成了他和母亲之间唯一的去处，那些梦，是母亲从另一个世界捎来的话。

我上小学那年，我们家搬到了城里。搬家那天早上，母亲还在拾掇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说舍不得这满院的香气。临走，母亲还摘了几朵栀子花，用手帕包了揣在口袋里。

几十年过去，院子还在，枣树还在，院前院后的自留地也还在，母亲，却不在了。

推开老家院门，枣树的荫凉便扑了人一怀。枝头的枣子密密麻麻，青皮上泛了黄，像母亲当年那方手帕的颜色。父亲走到树下，仰头看了许久。说：“你妈妈最爱吃这棵树上的枣，每年处暑过后，都要将枣子打下来，晒成干枣留到冬天。”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，像在自言自语。我鼻子一酸，仿佛看到

生活服务广告028-86969860

收费标准:70元/行/天,每行13个字

公告
邱硕(男,2001年6月8日出生,公民身份号码:51****200106084298)于2026年5月17日死亡,现依据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,请其第一顺序继承人(父母、配偶、子女)或有相关线索者于2026年9月21日前与我处联系,联系电话028-67670807,联系地址成都市顺城大街127号7楼,若无人在上述期限内联系,我处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
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
2026年8月19日
■四川绵筑路桥工程有限公司,财务专用章(编号:5101075461908)、李强法人章(编号:5101075461910)遗失作废。
■四川聚石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,财务专用章(编号5101076429329)、谢旭法人章(编号5101076429331)遗失作废
■新都区辣得起小吃店(个体工商户)遗失法定名称章(编号5101140324065),声明作废。

■四川徐老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(编号:5101140052789)遗失,声明作废。

查找尸源
2026年8月18日,宜宾市江安县江安镇小坝长江边发现一具女尸,年龄20岁左右,身高165CM左右,上身黑色短袖,下身穿着黑色短裤,赤足。死亡时间为3天左右,知情者速与警方联系。电话0831-2839110
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江安派出所 2026年8月18日